

王安憶

德國旅 的故事

八月叢書

江蘇文藝出版社



旅德的故事

王安憶

江蘇文藝出版社

旅德的故事

著 者：王安忆

责任编辑：叶兆言

出版发行：江苏文艺出版社(邮政编码：210009)

经 销：江苏省新华书店

印 刷 者：淮阴新华印刷厂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9.25 插页 2

字数：150,000 1990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数：1—2,000 册

标准书号：ISBN 7-5399-0153-5/I·145

定 价：3.50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八月叢書

目 录

海德堡	1
音乐会	21
吕贝克	42
波罗的海和特拉沃明德	80
木偶博物馆	93
柏林的空宅	115
年轻人	131
巴伐利亚	150
斯特拉伦的日记	165
鲜花和墓地	213
月亮，月亮	220
中国餐馆	242
旋德散记	260

海德堡

万民啊！拥抱在一起！
和全世界的人接吻，
弟兄们——在上界的天庭，
一定有天父住在那里。

——摘自贝多芬第九交响曲
席勒所作《欢乐颂》

似乎，所有的在这之前或在这之后的故事，都是从海德堡开始的。

那是到了西德一个月之后，代表团已经回国，而我留在了德国。送走了代表团，走出法兰克福机场，坐上黄先生的汽车，汽车行驶在漆黑的夜晚里的高速公路上，心里竟会升起一股茫茫的凄凉的感觉。代表团回国，就好比突然的撤离了一道温暖的围篱，这围篱是由我所谙熟谙透的人情与人事交织而成，也许其中有多少不快与不便，却是绝对安全。我们走在异国的旅途上，唱着中国的歌，窗外的风景如拉洋片一样美妙地拉过，我们便想：这就是德国。这时候，我缩在汽车的后座里，耳朵灌满了汽车在公路上不限时速的疾驶的声响，那是一种喧闹而又

寂寞的声响。我的心情就好像是，我第一天到了德国。那过去的一月的旅行，没有给我留下任何经验，却已经使我疲劳而想家，兴致是到了最低点。我就像是仅为了不辜负黄先生的好心邀请，才留下的。

黄先生实在是一个很倒霉的先生，自他开始出版中国女作家丛书，赔了本不说，第一位邀请的女作家招呼不打一个拔腿跑了，而第二个的我，则是不领人情且难伺候。他将我从机场领出来的时候，那神情好比是携了一样易碎品，一不小心就要碰个粉碎的，那一刻里他一定是后悔极了。汽车到波恩已是深夜十二点，他生怕我在波恩无聊，连夜安排了我第二日的旅行，随一位名叫袁小平的女学生回家，她家在一个美丽的城市，叫作维思巴登。第二日，我穿了一条牛仔裤，背了一个简单的行囊，拿着一份黄先生送我的搜寻已久的联邦地图，上了火车。火车沿了莱茵河行驶，那是一条罗曼蒂克的路线，可我的兴致依然很低，想家，还想与代表团一起的快活的日子。这一种想念像一桩缓解不了的心事，始终的，永远的梗在了我的心里。在我以后的旅行中，我一直怀了这一桩心事，因此，我再不可能彻底的快乐起来，而以后的旅行，意义也全不在于“快乐”这两个字了。

到维思巴登的第三日，袁小平带了我 去 海 德堡，为了一场露天广场举行的贝多芬音乐会。

我好比是第一次到海德堡似的第二次到了海德堡。第一次到海德堡，是我们从斯图加特往波恩附近一个名叫“磨房”的地方所路经的。是一个雨天，我们冒着雨去了王宫，后来雨停了，我们不冒雨地逛了老城。随了我们的司机和朋友米歇尔斯，吃了一顿极古怪的墨西哥午饭，在商场买了一些文具，穿过几条小街，在大学广场前的咖啡店吃了冰淇淋。听讲了海德堡大学的学生监狱，听讲了海德堡由于一个法国军官的布尔乔亚情调，而在二次大战中免遭炮击的可爱的故事。然后我们就上了汽车，向“磨房”进发。汽车驶进了海德堡，我便愚蠢又可怜地开始寻找我们前一次的足迹，好像要以那些匆匆的足迹安慰自己孤寂的旅途。

汽车驶上了石块拼成的街道，穿过几条大街和小街，最后停在一盘小小的珠宝店门口。街上静静的，停了几辆汽车，有一个男人让出他的车位给我们停车，店铺关着门，这是一个星期六的中午，天气很好，太阳照着石块相拼的街面，暖烘烘的。袁小平和我站在了珠宝店的门前，小小的橱窗里放了不知为什么有些陈旧而黯淡的首饰。她按了铃。

袁小平是一个出生在德国的中国女孩，在波恩大学读中文。我问她，为什么要读中文，不是读了中文很不好找工作？她回答我说：“我是一个中国

人，却不会说中国话，我觉得很奇怪。”就是这么简单，她在海德堡大学读了一二年级，然后，也就是不久前转到了波恩大学中文系，海德堡有她许多同学。门嗞嗞地响了。我们推进门去，走过珠宝店的侧廊，上了楼梯。木板楼梯在我们脚下吱吱嘎嘎地响，有两个德国男孩站在三楼的转角处迎接我们。一个是淡黄头发淡蓝眼睛的，另一个则是黑头发黑眼睛。这是一套小小的公寓，这两位学生合租的。一共有两间卧房，一个厨房兼餐室，一个淋浴房，厕所则在外面楼梯转角处，这一层楼面合用。厕所的窗户是朝北的，望出去是一片屋脊，屋脊上竖着电视天线，似乎马上要飞起一群鸽子，不由想起了上海的后窗，难免又要惆怅一时。

他们三人手忙脚乱地做饭，那黑眼睛的男孩十分殷勤地说，他早已作了准备，腌了蒜汁，将那蒜汁端给小平闻，小平闻过了又给我闻，我几乎呛了起来，好像有几百斤大蒜浓缩在了这只瓶里，而他们连连地赞叹道：很香。午饭是吃意大利面条，一大锅白煮捞干的面条，一盆蕃茄沙司，还有一块肥皂一样的忌司，用一个多眼刨锉下粉来撒进面条，另外还有一大玻璃缸生菜。那黑眼睛黑头发的男孩是德国南方人，此时此刻，我并不知道南方与北方的含义，只注意到他学的是艺术，就向他询问德国

的当代的著名音乐家。那淡黄头发的男孩要略长几岁，淡黄的头发整齐地向后梳理，显得斯文而持重，他学的是医学，于是便谈针灸，还有爱滋病。饭后，又喝了很浓的土耳其咖啡，便送了我们出来。顺路去对面街角的一个书店看了看，这时已是下午两点以后，书店关了门，只能从橱窗里看见了一些关于中国的书籍。恰巧其中有一本小说集，其中有我的一篇，我告诉了他们。他们回过头重又仔细地看了我一番，似乎要重新评价我似的。然后，我们说过晚上音乐会见面，便上了车，去大学了，有一批同学在大学里等我们。这一天晚上，在内卡河的对岸，与王宫遥遥相对的树林茂密的山上；在四十年前，希特勒为他统治全世界作宣言而建起的万人露天集会场上，有一个音乐会，演奏贝多芬的第九。袁小平请她的同学们买了票，我们将去那山上听音乐。

汽车停在学校的停车场，走出停车场，便有两个男孩朝我们跑了过来。一个男孩是学英语的，他脸上始终含着谦逊而温柔的微笑，他用很温和很谦逊的语调说英语，使你不得不听懂了，如实在听不懂便十分的抱歉，觉得自己是很没有道理的。另一个高高大大的已有了绅士风度的男孩是学中文的，因此便有了一个中国名字，叫史耐德，他们都是我另

一个故事里的人物了。当我听说了他的名字后，便说，好像有一个影星也是叫这个名字，他彬彬有礼地用清晰准确的中文说：“是的。可是她是女的，而我是男的。”这时候，我看见了我們上次吃冰淇淋的小店，那小店就在我們站的地方的对面，很近很近。见我望那里，学英语的男孩便很温柔地问我，想不想吃冰淇淋。我惭愧地连声说不想，他却一径微笑着。然后史耐德告诉我：“音乐会是七点，但是五点半就要出发，因为要爬山。现在是三点，还有一个多小时。我们可以喝咖啡，谈话，也可以玩。”我说我想去看一看闻名已久的学生监狱。于是我们走过了几条碎石拼成的小街。那都是一些狭长的长长的小街，两边是高高的墙，墙的高处有一盏古老的路灯，那路灯使人想起一些酱黄色的温暖又凄楚的图画。脚步踩在石子路面上，会激起清脆的回音。

一百年前的学生监狱，紧闭着森严的大门，我们以为过了参观的时间，却不甘心地去推那门。门无声地开了，涌出杂沓的喧声，狭狭的木楼梯吱吱扭扭的叫着。我们上了楼梯，一扇房门里，却幽灵似地闪出一个男人，要我们买票。墙上，天花板上，楼道上，涂满了乱七八糟的图画和文字，那阴森的房屋因了这些胡涂乱抹顿时活泼起来。那一百年长

久的新鲜的活力在这阴森的老屋里流动。犯了校规的囚犯们在墙上画着他们的自画像，黑色的剪影，戴着昔日的学生制帽。参观者们高声地读着墙上的字句，然后朗朗地笑。那囚室里的黑色的铁架床是多么的冰凉啊！那冰凉的房屋全因了这铺天盖地的热烈的胡涂乱抹而暖和起来。史耐德为我翻译了两首诗，第一首是一首爱情诗，写一个囚禁的寂寞的夜晚，想念他的亲爱的姑娘，另一首则和文学有着关联，全文如下：

诗人们写作的对象是人；

可是人是多么不值得写，

如果诗人到了这里，

保险他什么也写不出来。

这一座西德最古老的大学的古老的监狱，因了这些胡说八道霎那间变得十分的年轻。世界上大约再没有比这更叫人起劲的监狱了。我们欣赏着这些失了自由的人们的一百年前的呼声，楼梯上却忽然一阵吱吱嘎嘎的乱响，上来了几个学生，为首是一个深色头发穿大红汗衫的男孩，背着登山包，拿着照相机，腾腾地走到我面前，自我介绍道：我叫啤酒恩，然后又指了一个女孩说，这是我的法国朋友，帕斯卡亚。他像一个真正的记者一样退后几步，对着我疾速地按了一下快门，我来不及地微笑了一

下，闪光灯辉煌地照耀了这阴暗的楼道。他用简单的中文说道：我们要走，因为要占位子。

走出学生监狱，天忽然的阴沉了，啤酒恩沿路退一张多买的票子，大声作着宣传：这是贝多芬的第九，第九啊！人们说：天要下雨了，对不起。然后匆匆地走过。天是阴沉沉的。我们走到了老桥的桥头，桥头有一支交响乐队在奏乐。啤酒棚里坐满了人，这是一个星期六的下午。史耐德告诉我，在1945年3月29日，停战的几日之前，老桥终于被炸毁了，然后又修了起来，因为海德堡人不能没有这座桥。这座桥通过内卡河，通向对面的树林茂密的山，那山的名字是一个传说中的巨人的名字，那巨人是一个无所不能的巨人。今天，这一支管弦乐队的演奏，史耐德猜想是与这一座桥有关联。他又引我去看桥头的一个铜像，是一只类似猴子的奇异的动物，手持一面铜镜，这铜镜是一个机会，使人真正认识自己的机会。我一时想不出这一个机会与这桥，与这桥下的内卡河，桥这头的老城与那头的山林有什么联系。天阴得可怕，果然下了一阵小雨，已经走过桥的啤酒恩又远远地返了回来，要我们快走，因为有长长的山路。贝多芬的音乐会是在七点准时开始。我们跟上了他，走过了老桥，抵了河的对岸。岸上的台阶布满了潮湿的青苔，走完布满青苔的石阶路，

我们上了堤岸。隔了一条内卡河，我们看见了对岸的海德堡王宫，那是一座王宫的虚墟，隔河望去，是那么壮阔的美丽。史耐德说，那边有一条哲学家大道，他可以陪我走一走。可是啤酒恩说，没有时间了，还有长长的山路。那四十年前希特勒建造的万人露天集会场是在高高的山顶。于是，我们只得弃下了智慧的哲学家大道，上山了。

山路铺满了潮湿的落叶，落叶已铺起了很厚的一路。两边是高大的松树，将本来就阴沉的天空遮得更暗了。史耐德开始给我讲一个他编的童话，我漫不经心地听着，直到我们下山的时候，我才明白这童话与他的人生严肃的联系。而我这时候并不明白，我只是吃力地走着山路。啤酒恩他们早早的走到了前边，只剩下了我和史耐德。上山的路虽平缓却一径向上，不给人休息。柔软的落叶陷着脚，树林阴森而威严。透过树林，起先还隐隐看得见微亮的内卡河，似乎还能隐隐地听见河对岸小号嘹亮的音响。而山道陡地一转，便什么也没有了。风吹过树林，沙啦啦地响，史耐德的童话很长也很曲折。树林将天遮得黑尽了，好像是一个没有星光的夜晚。天好像又开始下雨，衣服和头发都湿了，而昂起头去，却没有一滴雨点，树梢上露出远远的蓝天。啤酒恩又沙沙地跑了回来，回来对我们说：要快，否

则座位就没有了，因为那是一个露天的会场，没有座位号码，去晚了，就没有座位了。他慰问似的在我身边走了一会，说：我们不想告诉你还要爬山，因为怕你听到要爬山就不来了。我说，这怎么会呢？爬山与音乐会同样是有趣的。他说着走着，又走到前面去，追赶前一拨的伙伴了。因他总是这么前后来回地走，所以他至少是要比别人多走一半的路程。

走出黑压压的树林，眼前忽然一亮，到了一个平台，有水龙头。于是，大家在水龙头前洗了脸，喝了水，继续向上。从这里开始，路途不再寂静了，越来越多的人汇集到这一条上山顶的道路，都背着登山包，穿着登山的简便利索的行装，一伙一伙的上山。啤酒恩又走回来报告说，那买多的一张票已经退掉了。史耐德的童话讲完了，他开始背诵陶渊明的《桃花源记》，我很惭愧我却背不下来。树林开始稀疏，天空亮了，还有微微的蓝色。上山的队伍越来越壮大，有的超了我们前去，又有的被我们超过，大家一齐向山顶进发。山顶有一个四十年前希特勒建造的露天万人集会场。这四十年里，这会场从来没有使用过，因为这会唤起人们不愉快的记忆。它荒芜了四十年，今天是四十年来第一次使用这个会场，要在那里举行音乐会，演奏贝多芬的第九交响乐。

树林渐渐疏朗了，山坡平展了。平展展的坡地上，有着许多饮料棚和三明治棚，还有一行没有尽头的铁筒似的厕所。前边是宽阔的台阶，登登地上了台阶，便看见了一个辽阔的环形会场，已经坐满了人。无数层环形的石阶后面是绿色的山峦，荒芜了四十年的石缝里长着茂盛的野草。远远的下边，石砌的舞台上已扎起了篷帐。篷帐下排列着谱架和椅子。啤酒恩为首的一群学生如一支士气很高的军队，嗖嗖地插入已坐满了的观众席，开拓了一片空位。然后，便迅速地从背囊里掏出塑料布，铺在冰凉潮湿的台阶上。那位温柔的英语系学生细心地铺好一件鲜红的雨衣，让我坐下。坐定之后，我便询问音乐会的票价，我想我应该付还我的票钱，而他们一致地说道：“零马克。”而后又说：“你是我们的客人！”于是我便不再坚持，因我非常乐意做他们的客人。天有些蓝了，风吹在我们热汗淋淋的身上，十分凉爽。四十年的荒草，全被各色塑料布压弯了，人声鼎沸，互相传递着可乐和三明治，大声招呼着留了位子的伙伴，几乎每个人的膝前，都像竖了枪似的立了一把雨伞，伞尖插进石缝之中。啤酒恩前前后后跑着地接来了他的爸爸和妈妈，他的爸爸妈妈也同样的年轻地背着背囊，从山的另一面大汗淋漓地爬了上来。要找的人都找来了，要等的

人也都等来了，一个也没拉下，全挤在了一处。大家非常快乐，莫名其妙地拍着手，叫喊着。那环形的楼梯上升的石阶后面，山峦雾蒙蒙地伫立着，又苍老又年轻的样子。广场上绝大多数是年轻的孩子，四十年前的往事于他们犹如隔世的传说，他们快乐地打着唢呐，为了一些莫名其妙的事乱七八糟地笑着，男孩与女孩温柔地拥抱着，吻着。舞台依然空寂着，只有几个电视台的记者准备着录像。这时候，有一位先生走上了台，全场立即肃静下来。那先生走到麦克风前，却向大家致歉道：乐队演奏员还未到齐，所以要延误十分钟。满场的唢呐声，掌声，笑声，轰然而起，震天动地。那先生弃下喇叭，逃窜似的下了场。于是大家便更加快乐地拍手，唢呐，笑和叫喊。我想着，这四十年里，这山谷该是多么多么的寂静。据说，人们都不愿意从这里走过，那石缝间的荒草长得多么茂盛啊！我只在纪录片和漫画里看见过希特勒，我脚下这一座石砌的足球场似的会场竟是希特勒的遗作，就像一个古老的童话似的，其实只有四十余年的时间。我等得有些累，便用双手撑着台阶，石缝间茸茸的青草摩挲着我的手心。人们叫嚣着，一片一片地掀起声浪，嚷着“开始吧！”人们快乐地跺着脚，一刹那间，将那荒草全踏平了。年轻的男孩与年青的女孩温存地